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現代廚房的研究，確實是一個必須針對多面向的研究，在文獻回顧上，筆者將經由廚房與工業設計的觀點和廚房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引出本研究設計上的方向與關注的焦點。

第一節、當代廚房研究的觀點：

一、廚房的工業設計研究

關於廚房、廚具的形式與變遷，值得一提的是 Decio G.R. Carugati(1998)著作《From Kitchen to Kitchen》。描述了歐洲廚房的歷程。起初的『廚房』只是點火的動作。在史前，壁爐是以鬆垮的石頭堆起來，再來出現了從荷馬古希臘的描述與 Babylonia 最早記載的鍋子(pots)。『火』是家的中心，並且是熱源(heat source)。而從羅馬與文藝復興已降，飲食的習慣、烹煮技術，廚具形式不斷的改變，到了工業革命時代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一九六〇年代在義大利引進了模組系統(modular system)，今天我們能任意選擇廚房的擺設與形式。

現代廚房的設計及其美學的興起與移植可追溯到當西方現代建築學之父 Walter Gropius 於 1923 年舉辦了一次包浩斯師生設計展，一個命名為『濱海屋』的房屋裡，有一頗受矚目的 L 型廚房，將櫥櫃和流理台的食物調理、烹飪、和餐具清洗等各種機能之間處理的十分協調，這種強調機能性的廚房具有壁掛式的櫥櫃，工作台面和電器、爐具等都在同一高度上模矩觀念應用得宜。

加上第一世界大戰期間、施工迅速的房屋，這種機能性強烈的模矩化廚房便開始應用在當時德國法蘭克福的市政計畫，形成俗稱的『法蘭克福廚房』。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已經能接受這種新廚房的觀念。

因此，可想而知電、自來水、天然氣的供應，是廚房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以現代廚房所需功能至少包含烹飪、生火、洗滌、保存食物等。在家電用品相繼引入的或發明後，家電的出現狀況跟使用的情形，出現多樣化的模式，對於家電能源的應用的探索，可以看見現代廚房對於時代背景的一種面向的展現。

台灣廚房的形式在以往農業社會變遷而變遷¹，工業化的過程快速地形塑了實質空間。因此，台灣廚房也有比較專門的著作，像黃啟煌

(1993)《台灣地區住宅廚房使用行為與空間特性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研究了台灣住宅廚房發展的因素，與廚房空間內部的設施與使用行為。然而內容大部分就集中在現代化廚房的設計探究。其他像王朝榮(1999)《廚房的空間規劃與設計》(空間雜誌第 113 期)，就從廚具的設計幾個步驟來分析：廚房坪數—動線、機能—材質、風格—造型、色系—挑選廚具公司。錢世皓、吳欣(1995)更同時

¹ 由於構造的特性，灶的使用必須在低層結構建築使用，當社會、經濟變遷，連帶影響後來的販厝、透天厝等建築類型出現，灶就不得使用，而改以其他形式如瓦斯爐、電鍋等。

在（房屋月刊 252 期）的廚房特輯發表《庖廚的魔術空間》《灶腳的新形象》其中也都提到廚房合適的空間、流暢的動線，並且討論多元化的廚房、單元位置的安排，廚具的形式：『一字型』、『U 字型』、『L 字型』、『島型』等等分類充滿了功能主義²的味道。

其實這類的理性計算、分析取向的研究，Christine Frederick(1915)的《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home》，應是其鼻祖。他根據動線分析發現，當爐具、流理台、冰箱的分佈分置呈現三角形，乃是最有效率（efficient）的作業方式。這個原則，成為至今廚房設計時遵循的重要依據，也是後續研究亟欲挑戰的理論對象。

不僅如此，從廚房工程設計研究之後，專業用廚房系統也開始被納入現代化的工程設計之中，吳建賢（1997）《廚房工程系統應有的理念與概說》（食品資訊）更是提到：科學化的廚房設計工程系統概念除了必須為廚房工作人員提供一系列整體的流暢作業，並遵循安全、清潔、實用的原則外，其最終目的在綜合科學、工藝、美學的原理，經過嚴密的專業設計及策劃過程，使廚房作業達到標準化、專業化、現代化的要求。

第二節、關於廚房與社會研究的回顧³

一、廚房與女性

當我們提及廚房研究的同時，女人刻板的身影，很容易就從我們思維之中展開，這樣的問題以新家事技術的某些特徵，或能有助說明功能主義的設計在家務設備上的改變，如何去影響作為一個擁有技術的操作者的女人和自身的關係，如何改變工作性質，如何分化了女人和機械的關係，以及如何打造出公私生活的新社會關係。同時，在這轉變的過程中，女性（操作者）的思維，在歷史上，也已經形成了有意義的圖像，此圖像能普遍地被接受這個建構的過程。

因此，關於廚房研究中，必然跳脫不了相關的議題。社會學家 Joann Vanek 比較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時期，專職家庭主婦花在清潔、煮食、購物及兒童照護的時間。研究發現，60 年代的主婦工作時數平均為每週 55 小時，這個數字比 20 年代的每週 52 小時還要來的高。也就是說，由軍事所帶動的科技發展，雖然在戰後轉為民生用途，但是整體而言，婦女的家務勞動並沒有因此而獲得改善。（Lupton,1993:18）。這些研究和數據，推翻了「科技為家庭主婦帶來更多幸福」的迷思。因此，科技與女人的關係，有必要重新加以檢視。

同時，Cowan 專注於家用廚具科技寫作，發現科技非但不是家庭主婦的恩物，反而『帶給媽媽更多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如書名所宣告，在其中他還提及，現代衛生論述如病菌理論（germ theory），提高了的家務勞動的清潔（cleannrss）標準外，更需要意識型

² 國際政治學者常以功能主義用來解釋國際整合，功能主義認為，隨著科技以及經濟的發展，國家將會尋求一些跨國界的組織或者是管道，以滿足其『功能』上的需求，例如跨國郵政系統和跨國運河使用協調等。這裡指的是『器物』的功能科技。

³ 節錄『大灶為什麼不見了』國科會計畫中，翁教授的部分議題回顧。

態的塑造、催眠。而媒體對於商品形象的包裝，就建立在這些廚房科技的演化事實上。因此，筆者強化現代社會，對於媒體對於現代廚房空間的再現，為這部分的關照更添一份解釋的強度。將社會變動的脈絡引入研究的背景。

尚且，當某些研究的視野，不單向看到廚房與女人關係的本身，是一種科技所帶來的支配的同時，女人自身在社會中，也有相關問題的關注，其中『母職』心理層次的探討，也是相當受到關注的一類線索。Nancy J. Chodorow 曾在《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一書和《Family Structur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一文中，提出一個宣稱：女人所感覺到的是一種『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這剛好對立於男人的自我感，男人所創造的自我總是希望拒絕關係和關連。廣泛來說，還有一向宣稱，對於女兒的心理和自我感來說，母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要充分理解女人心理與人際的核心經驗，可以先從掌握這種內在的母女聯繫，甚至姻親之間無血緣的女人之間存在的問題。透過她們的性別，母親在某種意義上認為女兒和自己一樣，而認為兒子和自己不一樣。相對應於母親的態度，女孩和男孩本身也會透過自己心理內部的幻想能力，自己對焦慮與罪惡的防衛能力，已及自己的慾望、熱情與衝動，去挪用與轉化這些無意識的母性溝通。例如：男性和女性伊底帕司情節⁴所具有不同的客體關係叢節（object-relational configurations）這不僅是關於傳統上的所言的性別分化與性取向，還包括了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如何糾結，甚至構成了，女人想做媽媽的慾望，以及母性的情感與認同的性質。

更彰顯的是，當我們一直以為母職生產的解釋，如同單純的佛洛伊德基本需求那麼簡單的話，這樣的母職複製可能就沒有想像的那麼深刻，甚至是對讀者來說是一種荒謬的認知，所以，Betty Friedan 對於這樣無名的問題，提供更詳盡的註解，來強化母職的迷思，她曾經在《The Feminine Mystique》，提到一個對於母職情境來說相當有趣的一個現象：隨著大戰結束、前線士兵返國，為了讓許多已經被女性『霸佔』的工作崗位空出來，美國社會重新興起一股號召女性回歸家庭扮演賢妻良母、發揮女性特質（femininity）的呼聲。而眾多的美國婦女，特別是中產階級婦女，也真的被這樣的『女人夢』吸引，紛紛從校園中輟學、離開職場，去尋找她們的白馬王子（Mr. Right），然後生育子女，搬離到郊區舒適美麗的獨棟住宅，使用各式便捷的家電用品，全心打造一個女人應該歸屬的、溫暖甜蜜、快樂幸福的家。

不僅如此，母職的產生，同時也存在性別支配的發生，張娟芬（1997）《騷動》內有一文針對異性戀社會化的凸顯，去反向解釋壓制的形成：異性戀霸權為個別化的父權提供了情慾基礎，使男人基於情慾而產生征服的動機，女人基於情慾而產生屈服的動機。『嫁雞隨雞』、『妻以父貴』、『夫唱婦隨』，都是情慾動機外顯的結果，因此，在父權框架下，男人的情慾驅力強化了他的成就動機。女人的情慾驅動卻摧

⁴『伊底帕司情節』（Oedipus complex）絕不是借自希臘神話的妄想，而是『父子相繼的故事』，男性子嗣即經由此機制而得以與父同一化。由女性方面來看，這意味著一段女兒因羨慕男性的性器，將自身劣等地位加以內化，並由此落入『性支配』的過程。

毀她的成就動機，強化她的依賴意識、次等意識、被保護意識。在這個框架下，女人『變成異性戀』不只意味著在愛情關係『裡面』受制於男人，更意味著：即使她還在『外面』，也得低著頭，否則她就沒有辦法進到任何一個愛情關係『裡面』。

因此，我們所要清楚的概念是，乃是關於母性的主體性---母親對於自己為人母，以其和小孩子之間的聯繫，所感受到的意識與無意識。

也許這部分的理解，勾勒出為什麼可以套用女人常態心理的關係，作為廚房研究很關鍵的一環，去建構本論文的出發點，但是對於廚房工作跟女人的連結，很多時候並不一定這麼樣的絕對，當我們大膽的假設女性與廚房的關連，成為做研究上的因子，也正必須針對針對這概念，去強調社會部分的再生產，是否因為其他因素轉化支配性別系統的社會與文化再生產，也就是說，心理、社會與文化之間的交互關連與相互建構性。

二、現代廚房空間與資本主義的觀點

依據魯冰（Gayle Rubin）深刻的論調：正是文化與道德，將『太太』定義成勞工的必需品之一，規定由女人來做家事，並將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文化傳統，順便附贈給資本主義。只有將文化與道德移到分析的核心來，我們才能夠仔細描繪性別壓迫的輪廓。

所以說，當女人跟男人之間的不對等面出現之後，『家』這一個溫馨的字眼就易淪為資本主義下的媒介，也是父權體制下的堡壘，同時家之內的『廚房』，是一個邊緣的角落，也勾勒於女性的社會地位，所以這麼說，透過一個廚房的戰場，就能夠很細微的瞭解，男性透過資本主義，如何更加捍衛屬於男性社會的保障，也可以從廚房中，解讀與現代資本主義結盟的父權主義。

瞿宛文在（1993）《島嶼邊緣》取材 Christine Delphy 所著的《近看家庭》（Close to Home）一文中，利用相當露骨的眼光，去分析婦女在『國民所得』中的位置，切入婦女的社會議題。以家計為計算單位並不會妨礙男性地位的呈現，因為他們視為家庭的外出工作者，家計單位主要呈現的就是他們的地位。文中表示，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缺失，就是它沒有將家務計入其中。對於這種做法，一些經濟學教科書上所提出的理由是：因為家務勞動不經由市場交易，而國民所得則是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設計來計算市場上商品生產活動的數量與變化，所以原本就只計算市場交易行為；或者是將其歸屬於技術性因素，即因為他沒有市場價格，因此難以估計其貨幣價值。

這樣技術性的安排之下，確實糊化了女人在資本社會下的價值，但是往後當資本社會面臨人力資源再生產的環境競爭之下，家務工作的環境系統確實會有不同型態的關係表現，如此一來，我們不由得就要把視野再度轉向家務行為表現上的關心，尤其是在最容易發現的廚房空間。這也是一個資本介入計算必須開發的問題。

既然，透過市場的機制，家庭成了看得見的外圍，那麼，家庭的重要且最透明的市場交換，就是廚房空間，同時，廚房也是家中維繫生命的核心點，以及性別分工最突兀的場所，所以，當家庭這樣的概念，被

拉攏到市場的內部機制之後，這樣子的場域，正好能夠結合論述女人跟市場的關係，甚至面臨的是另一種市場階級的挑戰，而廚房工作正可以提供，最明顯和最敏感的調節機制，女人和廚房工作的方式，就很容易的進入研究的領域之中了。

三、廚房科技與社會文化

從後，陸續也出現了廚房與社會的綜合性探討，胡祖武、林振陽（1999）在《現階段台灣地區飲食生活型態分類之研究》（樹德學報第一期）探討台灣地區之飲食生活文化與廚具使用間的互動關係，國民生活形態與飲食文化的改變，使廚具設計反應出符合使用者生活形態需求及廚具的使用情境。同時更分析家庭形式與社會文化的改變，廚具的需求趨向精緻合理，傳統的鍋盤漸因為各種廚電家具的部分取代，改變了廚具應有的面貌，不只是擺放的功能，也更加重視生活環保與廚房使用的安全。

可是，當我們針對廚房內部器物本身的價值，就不能當成單純實用的觀點去檢視，《物體系》為布希亞的博士論文，他在此書曾提到，對『物體』有兩類的意涵：一者為『功能性系統或客觀論述』；另一者為『非功能性系統或主觀論述』。其中功能性系統對研究的啟發尤為深刻：在擺設和氣氛價值分析的終點，我們觀察到整個系統乃是建立在於功能性（fonctionnalite'）的概念之上。色彩、形式、材質、擺設、空間，全部都是功能化的。所以物品都希望自己是功能化的就好像所有的體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然而，包含這個現代性所以魅力的字眼，卻充滿了曖昧的意味⁵。他由『功能』這個字演變而來，暗示的是，物品本身的實現，存在於他和真實世界及人的需要間的準確『適應』關係。

也的確，受到布希亞針對功能的剖析，對於隱遁的意涵也出現相當多的著作：翁註重、林榮泰（1998）《布希亞的擬像理論與後現代的商品形貌》，就針對若干消費現象觀察著手，切入對這些興新事物的分析；其次，頓此重新建構器物體系在後現代社會中所鋪陳的出來的脈理，與後現代的商品形貌特徵，並反省目前擬像社會背後設計的因素。

有鑑於此，Jean Baudrillard 在於物體系的掌握，並且透過物與空間關係的詮釋，確實對於『廚房』空間的解釋中，注入更為成熟的意識型態，可以很清楚的藉由此理論的特徵，似乎能更清楚的將廚房型態的呈顯，投入更多我所需要的『使用者和環境』的這個元素。換句話說，對於筆者參與『廚房』的原態觀察和使用的方式，作為一個細部研究的焦點，其中物件引發的人地互動關係，或許會突顯使用者在生活空間的脈落之上所留下的一些蛛絲馬跡。

以新家事技術的某些特徵，或能有助說明功能主義的設計在家務設備上的改變，如何去影響作為一個擁有技術的操作者的女人和自身的關係，如何改變工作性質，如何分化了女人和機械的關係，以及如何打造出公私生活的新社會關係。同時，在這轉變的過程中，女性（操作者）的思維，在歷史上，也已經形成了有意義的圖像，此圖像能普遍地被接

⁵ 一、超越傳統體系的三個面向：物的基本功能、衝動和初等需要——前兩者間的象徵關係。

二、同時又否認和傳統體系緊密聯繫的這三個面向。

受這個建構的過程，則已符合語言迷思的條件，這也就是說，希望能突破此符號免疫系統，重新檢驗語言符號和凸顯意義的關係。

同時，對於科技社會的發展，人們往往期待科技能為人們帶來更多舒適、便利的美麗幻想⁶。因而，對於 1970 年代主流社會學研究來說，科技對於家庭的衝擊，也往往聚焦在科技減少了婦女家務勞動的負擔後，她們的勞動參與率是否因而增加，或者家庭功能被機械取代後，是否提高了家庭的解組(離婚率)，這類充滿了功能論(functionalism)的推測，鮮少開發出其他議題。這個理論知識上的空缺和不切實際的臆想，到了 80 年代，受到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的質疑，歷史學家 Ruth Schwartz Cowan 是許多先行的挑戰者之一。她檢視了歷史、社會的既有分析，從家庭工業化的歷史過程，藉由統計資料，顛覆了上述社會學的假設。

因此，當科技轉化為商品，在「白色家電」⁷(white goods)、「黑色家電」⁸(brawn good) 的不確定性之間徘徊時，充滿了工程師及使用者(基本上是男性與女性)不同勢力的矛盾及妥協的痕跡。性別分工的事實也許令人無奈，「男造環境」(man-made environment)卻不必然是定局。

科技的發明，不純粹是來自於偶然；科技如何被應用，更不是一個中立的過程——科技往往是後天決定。技術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shaping theorists)者指出，歷史上科技進化，並非來自個別天才的偉大發現，或是科學新知的逐步開發，而是基於權力集團或利益團體的目的，而被篩選出來的。

第三節、研究概念

當我們從科技、性別、社會各種層面的文獻回顧之中，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在各類型的研究上，大部分的切入的角度，都是以框架在整體的環境脈絡或者是社會結構下的氛圍，作為廚房研究的前提，針對廚房本身筆者必須利用一個比較細緻，而且是由裡到外探索屬於廚房實踐者對於廚房操作上的聲音與內容，藉此才能夠架接整體廚房更具日常生活的活現。

因此，必須回到廚房空間最基本的發問，廚房空間的組成、廚房工作的內涵、內部操作的概念，用來將整體的廚房狀況，活現在本研究的構成上。

較不同先前研究者的視野，在於整體的研究概念，是加強在日常生活的人地關係的表現上，單純的將廚房空間與實踐者的廚房意識，作另一種不同的於其他方法上的詮釋，而這種詮釋的方向，能夠作為前者對於廚房專業研究上的對話，對現代廚房所呈現的個個面向，有一種前後呼應的作用，成為本文在研究概念上的鋪陳。

⁶ 例如：McLuhan, Marshall(1951): The Mechanical Bride :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

⁷ 指為女性設計使用的家具。

⁸ 指為男性設計使用的家具。